

精神的流失与真实的回归

——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改编的得与失

安 静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目前电影的改编存在许多普遍的“病症”,为了娱乐和市场往往会消解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与此同时,电影也会淡化小说中一些不合理的虚构情节,使之更好地回归真实。《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改编的得与失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流失”和“真实的回归”这两个方面。但一个真正的编剧应该以某种方式成功地逃脱剧本和时间的侵袭,努力获得某种永恒性。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流失;真实的回归

中图分类号:I20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2-0049-04

目前电影的改编存在许多普遍的“病症”,即小说中原有的某种精神往往会流失。当然,一扇大门的关闭,同时也意味着另一扇窗户的开启,电影也会淡化小说中一些不合理的虚构情节,使之更有现实的基础,能够更好地回归真实。改编时顾此失彼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电影和小说的特质不同,电影是让观众“观看”和“欣赏”,而小说则是让读者去“想象”和“品味”。为了电影整个肌体的生态和延伸,我觉得编剧和导演在改编电影时应该有所作为,也有所不为,尽力凸现小说和电影共存的优势。《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改编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他电影改编时所遇到的问题,因此,本文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改编为例,借助细节从电影和小说不同艺术形式分析一下“精神的流失”和“真实的回归”。它之所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是因为小说和电影不是在某一阶段擦肩而过,而是需要彼此长久的凝视。

《夜宴》对《哈姆雷特》的模拟,《满城尽带黄金甲》对《雷雨》的仿效,这些“实况”都显示了剧本创作的枯竭。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隐秘而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作家和导演及编剧之间的微妙关系。由于电影的受众面和影响远远超过小说,因此,很多作家在期待着小说的改编。但是导演潜在的意识里面肯定浸润着大众文化消费

的符码,票房作为一种隐含的力量规训着导演的思路。池莉曾经打过一个这样的比喻,“小说与影视剧就好比猪和红烧肉的关系,猪是我养的,但红烧肉不是我烧的。我对自己的小说改编为影视剧,从来不作任何要求。”^[1]也就是说,最终作家、导演及编剧都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市场。这或许是目前中国影视改编的尴尬所在,对艺术和灵魂的坚守面临着严峻而残酷的考验。记得伯格曼说过:“与其说电影像一个故事,不如说它像一种灵魂的状态,但是它充满了丰富的思想和画面。”^[2]这种对灵魂状态的敏锐体察,不仅仅是基于导演的天赋,还在于一种执着的追寻和不屈的信念。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缺少这种不为市场,只为灵魂和艺术而存在的信念。

一、精神的流失

还是从“后现代”说起,最初,它只是一个文学批评概念,但后来逐渐延伸到其他领域。今天,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未被这一“病毒”感染。尽管它一直没有统一和固定的定义,但还是有些典型的特征:“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告别了整体性、同一性的时代,也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它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不可

收稿日期:2007-03-18

作者简介:安静(1977-),女,山东博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在读,研究方向:当代文学。

剥夺的权利^[3]。导演许鞍华是这样理解后现代的,“后现代就是几个不同的年代、风格、文华、思想潮流在同一环境下并不协调的并立。”也就是说,很多新的范畴如开放型、多义性、无把握性、可能性、不可预见性等等,已进入后现代的语言。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根据作家燕燕的同名小说由李樯改编而来的,因为这个题目所具有的内在张力让读者对它情有独钟,但问题恰恰就是从这里开始。“姨妈”这个称谓应该是针对中年妇女的,而“后现代生活”仿佛属于新新人类的。显然,燕燕的这种组合令人耳目一新,仿佛看到了一个时尚而现代的姨妈在众多的人群中脱颖而出,尽管这种时尚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某些外在形式。比如,在小说中的叶如棠(姨妈)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减肥、美容、学电脑、跑股市,最典型的应该是每隔十天或半月就染发,而且所染颜色往往会令人瞠目结舌。但影片中的染发角色却换成了水太太,姨妈只是保留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清高,这种换位也直接导致了某种改编的错位,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没有很好地演绎出姨妈生活的后现代气息。因为姨妈是一个说着标准英式英语的退休知识分子,自恃甚高,怕赶不上时代,总想做些时髦现代的事情。因此,这些时髦的点缀是不可或缺的,它展示了姨妈内心的惶恐和渴望。

尽管姨妈的表面生活是很后现代的,但她骨子里流动的血液是不会改变的。她的纯真和善良一如既往,在小说中,她对杜小慧全力以赴的帮助,结果等待她的却是嘲讽和背叛;她对金永花呵护有加,最后却发现“只为他人做嫁衣”。然而,关于对姨妈善良的定位,影片中的几个细节很不理想。比如,姨妈的女儿刘大凡,在小说中,她(雪娃)的确去过美国,姨妈并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只为贪图虚荣。再比如,姨妈当年离开东北,也不是只为自己享受幸福生活,不是因为生活艰辛而离开他们父女,而是因为当年的吴汉(小说中姨妈丈夫的名字)曾经很卑鄙地扣下叶如棠和恋人之间的信件,直接导致了他们的分手。所以,当叶如棠在得知真相以后,注定无法原谅自己的丈夫,她离开东北是有自己的苦衷。如果没有这样的细节作为支撑,就见不出姨妈的性情,观众会认为她是一个自私的人,仅此而已。一个人精神上的来龙去脉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茫茫人海中,姨妈一下子被老潘的唱调所吸引?因为这是她骨子

里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对优雅和浪漫的向往。这一切与一个人的精神气质是休戚相关的,如果没有背景的铺衬和阐释,姨妈的很多故事只能飘浮在空中……

电影的前半部确实让人开怀大笑,精彩的对话和超人的演技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搞笑是有底线的,如果为了搞笑而搞笑,就会让人觉得矫情。比如,像姨妈这样骨子里优雅清高的女人,绝对不会在楼梯上用手吃西瓜,为了博取众人的一笑而不惜损坏了姨妈内在的精神气质。最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在游泳池的对话,救生员竟然说了这样一句话:“阿姨,来例假了,还下水啊!”,这种没有边界的搞笑就是一种变相的疯狂。当然,娱乐并没有错,但那种没有节制的笑声是需要警惕的。其实,小说中的姨妈之所以用毛线给自己织一件游泳衣,是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理由:我要心疼我自己。“她觉得自己太寂寞了,然而,这样孤寂的心,怎么是一件游泳衣暖得过来的?”读到这里,让人唏嘘不已,而电影的搞笑使之完全变味,只是让人觉得姨妈好笑。小说让人产生无限的怜悯和遐想,而电影直接告诉了答案,这就是小说和电影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表现所在。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小说更注重一种精神性的力量,氤氲着一种想象的气场;而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更关注“此刻”的感受,为了瞬间的笑声曾经忽略了内心的缘由。所以,该影片的“失”主要是因为并没有把小说的精神魅力很好地呈现出来,让其精神意义在不经意间消解或流失。

二、真实的回归

导演许鞍华说过:“我是很理解姨妈这个人的,她是在上海挣扎,就跟从前的香港一样,我们也是挣扎的。”的确如此。身为“香港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许鞍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已晋身香港顶级导演的行列,但三年前的《玉观音》让她备受煎熬和挣扎。正因如此,我们才看到了她挣扎之后的闪亮,看到了她反思之后的沉静。《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这种贴心贴肺的体谅与影片《女人四十》有着一脉相承的味道,她对女人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给与了一如既往的关注。

“璀璨”是姨妈生活的表象,而生活的内核却是“凄凉”。我觉得电影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把握住了姨妈凄凉的一面。作家燕燕想要表达的就是人老之后的无助,感情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双

重贫穷,还有一种害怕被时代淘汰的心态,导演许鞍华也是感同身受,在这一点上她们达到了一种契合和共鸣。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句话:“人们常说,时间在流逝。其实不对,时间是静止的,是我们在流逝……”^[4]。对女人而言,时间更为重要。岁月的逝水会将女人如花的光阴毫不留情地席卷走,即使美丽的她再落英缤纷,也终会是“美人迟暮”的归宿,只剩下“落花流水”的凄凉景象。然而,女人还是会为爱情心动。尤其是对一个寂寞的女人来说,很难抵挡潘知常那温暖的微笑和孩子般的撒娇,当他对叶如棠说她做的排骨的味道和他妈妈做的一样的时候,继而他失声痛哭,任何一个女人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情不自禁。还有老潘拿手的甜言蜜语,足以使女人分不清真真假假,什么“呵护女人是男人的天性”,最有名的论断应该是“才子佳人论”,俨然老潘把自己比喻为才子,姨妈就是佳人。记得姨妈听完这段话之后,就忍不住“起舞弄清影”。当姨妈和老潘换上戏服之后,两人的一唱一和早已是自我陶醉,沉浸于癫狂的梦幻世界,但如幻似梦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就迅速结束了。转眼间,一切皆空,火焰还未真正燃起,就迅速变为灰烬。这不是女人的错,因为女人总是为爱心生梦幻,也为爱所累。小说中的姨妈在四面楚歌的压力下走向崩溃,甚至于裸体下楼来埋葬水太太的猫咪。尽管后来,她也到了东北,但主要是因为女儿的怂恿和利用,女儿把她在上海的房子以1200元价格出租,只为换取自己的嫁妆。而电影中的结尾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现实的土壤。赵薇所饰的刘大凡,电影中的她更加生动,在医院护士眼中,她简直就是一个不孝的女儿。但她也有难言之隐,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在成长中所经受的艰辛无须赘言。表面上的刘大凡不懂体贴,其实,她也在寒冷中为养家糊口而辛苦赚钱。姨妈的坚强支撑她走过人生中的风风雨雨,能够面对随地吐刷牙水的丈夫,也能够忍受女儿和男友的大打出手。当她面对大大的月亮时,她缓慢而又安然地闭上了眼睛,所有的一切都可

以慢慢接受……在浩瀚的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以言说的辛酸,包括还未长大就瘸了的宽宽,从他们伤痕累累的倦容中,我看到了人性的美好和无奈。

电影中前半部的欢快搞笑和后半部的凄凉动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观众感情的起伏变化和心里的巨大落差使得影片拥有了一种无形的张力,仿佛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过程。当年的美丽早已被人生苍茫的一面所遮蔽,曾经的辉煌也只能成为遥远的记忆。现在的姨妈,只有平静地在寒冷的街头慢慢咀嚼生活带给她的所有苦涩和无味,一如那永恒不变的馒头和咸菜。而身后传来的却是《锁麟囊》的曲调,她或许听到了,她还被呛了一下,被馒头?还是戏曲?总之,很快她又归于平静,这才是生活的常态。一个小细节,却是大手笔,我们从这个苍凉的画面中深切地体味到了什么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什么是始于荣华,终于憔悴。因为人生多的是残缺不全的伤感,是支离破碎的痛心,少的是花好月圆的美满,美丽和浮华终将尘埃落定。这种“真实的回归”打动了观众,而这种打动也与电影的艺术形式密切相关,因为它展现了一种充满力量的现实场景,复活了小说对于现实的干预和情感的自然延续,修正了所谓小说中不合情理的虚构。或许,这就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改编的“得”之所在,尽管留有遗憾。因为完美总是一个幻影,但在改编时要注意保留作品内在的神韵,而不是浅尝辄止,更不能为了娱乐而消解某种精神性的东西。一个真正的编剧应该以某种方式成功地逃脱剧本和时间的侵袭,努力获得某种永恒性,而这种永恒性多是指向灵魂栖息的地方。编剧应该试图寻找逾越民族和文化屏障的通路,完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经验的言说和呈现,也就是说,看似一个虚构的片段,却能够完美地融合并彰显出小说和电影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闪光瞬间,而不是短暂的停留在某一刻,更不能利令智昏。

参考文献:

- [1] 罗劲松,池莉.小说和电视剧就好比猪和红烧肉[N].江南时报,2000-09-23(4).
- [2][法]约瑟夫·马蒂·英格玛·伯格曼:欲望的诗篇[M].何丹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46.
- [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后现代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96-97.

[4] 燕燕.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340.

Losing of Spirit and Regression of Reality ——On the Adaptation of *Postmodern Life of Aunt's*

AN J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common "illnesses" in the film reorganization at present. Sometimes it dispels some kind of spirit for entertai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Meanwhile, the film is also able to weaken some unreasonable circumstances in the fiction, making them much better return reality. The adapting of *Postmodern life of aunt's* mainly shows "losing of spirit" and "regression of reality". But a real playwright ought to succeed in escaping script and time's invading successfully with some special way in order to gain some eternity.

Keywords: postmodernism; losing of spirit; regression of reality

(责任编辑: 李开玲; 校对: 沈爱琴, 丁小玲)

(上接第 38 页)

参考文献:

- [1] 徐林正. 先锋余华[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 [2] 何凝.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M]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 1913 - 1983 鲁迅研究学术著作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 820.
- [3] 鲁迅.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M] // 《鲁迅全集》第 7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11.
- [4] 洪治纲. 余华评传[M].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 113.
- [5] 鲁迅. 呐喊·自序[M] // 《鲁迅全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39.
- [6] 鲁迅.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 // 《鲁迅全集》第 4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26.
- [7] 叶立文. 颠覆历史理性——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J]. 小说评论, 2000(4): 40 - 45.

Lu Xun Factor in Yu Hua's Novels

WANG Ji-peng, JI Rui

(Graduate School,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Yu Hua has been thought to be the last one inheriting Lu Xun's writing style. From the novels by Yu Hua, the paper has searched for Lu Xun factor and explored Yuhua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pirit of Lu Xun's on the succession. Yu Hua in the vulnerable groups of peasants, intellectuals, women, children, the survival of the state of great concern, in the "critical national character" and "reflect on history," the two enlightening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can be embodied in the Lu Xun the spirit of the inheritance.

Keywords: Yu Hua; Lu xun; factor;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李开玲; 校对: 沈爱琴, 丁小玲)